216 讀書: 評論與思考

神社會學:公理層次的精神社會學,探討有關精神的歷史特徵的社會本體論;比較的類型學,探討基本的社會過程及其在相應的思想領域中的表徵;個體化的社會學(sociology of individuation),探討具體的歷史現象。

簡而言之,這三個層次分別是一般社會學 (general sociology)、比較社會學 (comparative sociology)和結構社會學 (structural sociology),上述層次表述的是經驗程度的次序。曼氏認為,〈知識階層問題〉和〈文化的民主化〉兩篇論文介於一般社會學和歷史經驗分析之間。筆者以為,不論是在《意識形態與烏托邦》還是包括上述兩文在內的其他論

文(如〈保守思潮〉、〈代問題〉)中, 佔主要地位的分析層次仍然是類型 學,而認識論、本體論的努力和曼 氏所稱的「社會學取向的思想史」 (sociological oriented history of thought) 研究方法都未能獲得相應 的實質性成果。但當此文寫作數十 年之後,我們回首知識社會學的發 展時發現,愛丁堡學派的所謂科學 知識社會學 (SSK) 採取的正是第一 種層次的研究理路,而科學哲學的 「歷史主義」學派恰恰沿着第三種層 次發展下去;另外,從某種意義上 説,福柯(Michel Foucault)的知識考 古學及其經驗研究正是與曼氏第二 種研究暗合。這富於前瞻性的預見 不得不今我們折服。

俯瞰歷史的三峽

● 王 毅

地を中國社会

唐德剛:《晚清七十年》(台北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998)。

大陸的讀者多認為, 唐德剛的《晚清七十年》是一部不同於現有程式的史學著作。此書是以港台報刊上通俗連載體文章的風格寫成, 因此對於許多讀者, 書中的史實應算常識性知識。但就是在淺顯史實後面隨處顯露出的精湛而機智的「史識」, 給人以深刻印象。

《晚清七十年》以港台報刊上通俗連載體 章的風格寫成,因書的更實應算常識性的更實應算常識性的更實應與不 實後面隨處顯露出中 實後面隨處顯露出「更 精湛而機智的「則別」, 給人以深刻印象。

一 融入了深厚生命感受的歷史觀念

作者與無數國人一樣在近代以來艱難的國運中倍受磨難,而以這種強烈的生命體驗作為觀照歷史的基礎,正是貫穿《晚清七十年》的精神脈絡:

筆者這一代便是不幸地生於這 段人不如狗的亂世。跟着時代翻了 七八個筋斗,被翻得家破人亡,還 不知伊於胡底?幸存海內,哪家沒 有一本「難念的經」:偷生海外做「美 國人」做「台灣人」,日子也不那麼好 過。痛定思痛,生為現時代的中國 人,何以一寒至此呢?

長征是像詩人所說的「萬水千山只等閒」那樣輕鬆嗎?或是像革命黨所宣傳的永遠光榮偉大正確嗎? 非也。……憶幼年聞長者言,在正西、安徽一帶的國共戰場裏,在五天行人走路,要兩手擺動不停,就上行人走路,是路外,而不小心,起題,它們看到背着手的人,以為會驗,它們看到背着手的人,以為會驗,它們看到背着手的人,以為他就要被槍斃了。它們隨後就們的浪漫一餐。……(長征)是英雄們的浪漫詩篇;它卻是黎民小百姓的一部血淚史啊!

按常理,歷史作為對無數人生 活歷程的記述,其蘊涵鮮活生命感 和深致生命意識本應不言而喻,但 實際情況卻未必。因為在源頭上, 史學的目的是記述神明和聖王的意 志和行為,所以它總是與王權和神權的無限威勢緊緊結合在一起,所以史學長期是統治者的禁臠,史家只能將原本豐富真切的「史實」納入某種神聖的史學「框架」之中;而作為歷史主體的國民及其真實的生命價值和豐富的生命感受,則都變成了這個神聖框架之中僵死的充填物。

相比之下,則只有司馬遷的《報任少卿書》、「太史公曰」、吉本(Edward Gibbon)的《羅馬帝國衰亡史·序》等屈指可數具有生命意識的史作,才會引起讀者心靈的共鳴和震撼。而《晚清七十年》,則因其充溢的生命活性和對本真歷史的感悟力,差堪稱作是我們久違了的這類史著之一。

二 統領全書的歷史 方向感

統領《晚清七十年》的理念,是 作者對近代以來中國文化轉型的方 向、階段和前景的看法,即「歷史三 峽」説:

……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,我們的傳統制度被迫作有史以來「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」。……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,筆者試名之曰「歷史三峽」。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,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。……不過不論時間長短,「歷史三峽」終必有通過之一日。這是個歷史的必然。到那時「晴川歷歷漢陽樹,芳草萋萋鸚鵡洲」,我們在喝彩聲中,就

218 讀書: 評論與思考

可揚帆直下,隨大江東去,進入海 闊天空的太平洋了。

在另外的文章中作者更説:

過去五千年的一部中華通史,實是一部「帝王專制史」;而今後五千年(至少一千年吧)的中華通史,將是一部「民主政治史」。此一轉變,實是任何人力、物力,皆不能逆轉者也。這就是吾所謂的歷史的「必然」。(〈半論中共人民政權五十年〉)

基於上述認識,作者既對康梁、孫中山、毛澤東等各種「一次革命論」 及其失敗的原因作出了嚴厲而又不 乏同情的分析,同時更顯出了與無 視我們尚未通過「歷史三峽」這一基 本現實的種種說法(如作者老友杜維 明所謂「近百餘年來,我們都在向西 方學習。現在他們的好東西我們都 學會了。他們也該學學我們的好東 西了」)之根本歧異。

作者強調要「從巫山之巔,俯瞰三峽中的順流、逆流」,始能了悟 「逝者如斯乎,不舍晝夜」:

(中國在鴉片戰爭後)從「千年不變」,忽然地弄得「十年一變」。變 一十變。窮則變、變則通。變它 200年,變出一個新的「定型」來。然 後它又可以千年不變了。或問:這 新的定型是個甚麼模式呢?曰:吞 不能確知也。它將是全民族的智 慧、經驗和血淚,通過兩百年的「歷 史三峽」,慢慢熱出來的。等它熱出 來之後,足下自會恍然大悟也。如 今我們這個歷史三峽已快到盡頭。 作者做出這樣宏通的俯瞰,不是向世人昭示着登上巫山之巔的魅力嗎?

三 對歷史的「通感」 與睿思

錢鍾書先生曾用「通感」形容審 美過程中對各種藝術關聯的豁然感 悟。其實在史學中,貫通古今的悟 性和睿思,也體現着極上的慧因。 而《晚清七十年》之「歷史通感」的表 現之一,是作者經常隨手點破近代 史與當代史之間的各種關聯,比 如:

(載漪等四權貴)依附於那權力無邊 的西太后裙帶之上,把持了朝政。 以最無知的頭腦、最下流的手段, 為着最自私的目的,利用一個最樂 於暴動的社會基層的群眾組織「義和 團」來「扶清滅洋」,奪取政權。他們 這一記奪權行為,簡直與66年之後 再度發生於北京,利用愛好打砸搶 的「紅衞兵」來「興無滅資」、奪權專 政,真是前輝後映,歷史重演,如 出一轍。

又如評騭慈禧在近代以來權力四巨 頭(慈禧、袁世凱、蔣介石、毛澤 東)中的位置:

她沒有黨派;不搞特務。……沒個 甚麼政校、幹校和人民大學,而中 央、地方人才鼎盛(所謂中興名 臣),……所謂「湘軍」、「淮軍」,實 質皆是地方軍閥的胚子。然歷西后

錢鍾書先生曾用「通中器」要性極清 通中 器學性極清 通是 近 的 經 單 單 過 單 是 更 的 中 的 經 單 單 過 單 是 更 的 是 更 是 更 的 是 更 是 更 的 是 更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 是 更 的

40年之統治,未開有割據自雄,稱 王稱霸也。她毋需楊永泰來為其「削 藩」,更沒有個林彪要飛往温都爾 汗……

這類雋語不僅顯出「春秋筆法」的深 意,而且作者更以這種一線貫通的 理解,穿透了「歷史三峽」複雜紆曲 的脈絡。

作為專業史學家,作者的史識 更經常通過對重大癥結正面的理棼 治亂而顯示出來。比如通過對美國 政府大量原始檔案的爬疏,指出了 諸多帝國主義國家在近代中國爭奪 利益時的矛盾給予當時中國內政外 交的複雜影響和機運,尤其在庚子 事變的巨大國難之下,是由於美國 對自身利益的考慮,才堅持以「門戶 開放」代替「列國瓜分」。此結論不僅 推翻了「由於義和團『滅洋』勇氣的震 惟翻了「由於義和團『滅洋』勇氣的震 情,帝國主義才被迫打消了瓜分中 國的意圖」等流行説法,而且對如何 評價洋務派的外交政策、如何評價 「群眾運動」等問題提出了新視角。

四 歷史學模式的 補充更新

假如將《晚清七十年》與現今許 多歷史著作對照,可以真切感到傳 統歷史學研究之生命活性的減弱甚 至喪失。其表現有二:在常見的「歷 史研究」之中,已少有研究者對生命 過程的體驗、少有對人性尊嚴的追 求和對生命靈感的觸發、感動和解 讀。因此它呈現出尷尬的局面:「歷 史」原本是由無數生命構成的有聲有 色的流程,但是越是經過「學問」的「腌製」,它就越變成了玻璃罩中的木乃伊。而在研究方法上,以往的歷史學也缺乏創新:其目的總是只有一個,就是盡可能細緻地展現某一具體歷史焦點和物像的真實細節。不管動用了多大的成本、或者捨棄了多少局部焦點以外世界豐富的全息性,只要不惜一切地實現了對局部的條分縷析,所謂「歷史研究」的任務就算完成。

上述研究方式難有大的前景是 由於:傳統歷史研究提供的信息, 主要是為了滿足一種自我循環、自 我慰娛的封閉學術體系;但現代社 會需要的史實和史識則不同,它除 了要為局部知識體系的自我更新提 供內在推動之外,更主要的還是要 被納入整個社會信息系統的交換和 流程。因此它需要更多地具有動 熊、多維、特別是開放共享等等性 質。這種現代特點,要求歷史學具 備一種能夠適應這種共享體系的信 息「制式」、具備一種能夠向整個社 會信息流程比較順暢地輸出知識和 思想的「接口」。所以由於這個現代 的要求,歷史研究進步的重要內容 之一,可能就是[制式]的豐富與革 新。

我想,對於《晚清七十年》,讀 者固然可以從一般的寫作風格的角 度讚歎其行文的個性化、其見解的 通達機智……,但是在這些之上更 主要的特點,恐怕還在於它與現代 社會文化體系具有很強的對接性。 因此,不論是在思想穿透性還是在 敍述風格上,此書也才可能具有那 樣鮮明的生命活力。